

中國大文學史 卷七

第四編 近古文學史

第五章 大歷文學

第一節 韋應物與劉長卿

大歷以下。或謂之中唐。然杜甫詩在大歷間所作最多。大歷諸賢。故多及與盛唐詩人唱和。固難於其間分別盛衰也。要至十才子之名出。而後詩體漸變。其稍早者。當推韋應物。劉長卿。最爲大家。故別出一節於大歷十才子之前。可以覽焉。

韋應物。京兆長安人。少以三衛郎事明皇。晚更折節讀書。永泰中授京兆功曹。遷洛陽丞。大歷十四年。自鄠令制除櫟陽令。以疾辭不就。建中三年。拜比部員外郎。出爲滁州刺史。久之。調江州。追赴闕。改左司郎中。復出爲蘇州刺史。應物性高潔。所在焚香掃地而坐。唯顧況。劉長卿。丘丹。秦系。皎然之儔。得廁賓客。與之酬倡。其詩閑澹簡遠。人比之陶潛。稱陶韋云。劉太真與韋蘇州書云。顧著作來已足下。郡齋燕集。想亦云何。情致暢茂。趨逸之如此。宋齊間沈謝吳何。始精於理意。緣情體物。稱詩人旨。後之傳者。甚矣其源推足下。制其橫流。師摯之始。關雎之亂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。則知蘇州詩爲當時所貴如此。

全唐詩話。李肇國史補云。開元後位卑而名著。李北海。王江寧。昌齡。李館陶。鄭廣文。虔。元魯山。德秀。蕭功曹。穎士。張長史。旭。獨孤常州。及崔比部。元翰。梁補闕。肅。韋蘇州。其一也。應物仕宦本末。似止於蘇。按白傳。答禹錫云。敢有文章。替左司。謂應物也。官稱亦止此。

宋葛立方韻語陽秋。韋應物語。平平處甚多。至於五字句。則超然出於畦徑之外。如游溪詩。野水煙鶴唳。楚天雲雨空。南齋詩。春水不生煙。荒岡筠翳石。咏聲詩。萬物自生聽。太空常寂寥。如此等句。豈下於兵衛森畫戟。燕寢凝清香哉。故白樂天云。韋蘇州五言高雅閒淡。自成一家之體。東坡亦云。樂天長短三千首。却遜韋郎五字詩。

歲寒堂詩話曰。韋蘇州詩。韻高而氣清。王右丞詩。格老而味長。雖稱五言之宗匠。然互有得失。不無優劣。以體韻觀之。右丞詩格老而味遠。不逮蘇州。至於詞不迫切而味甚長。雖韋蘇州亦不可及也。

劉長卿字文房。官至隨州刺史。寶應間。皇甫湜云。詩未有劉長卿一句。已呼宋玉爲老兵矣。語未有賈賓王一字。已罵宋玉爲罪人矣。其名重如此。

全唐詩話。高仲武云。劉長卿員外有吏幹而犯上。兩變遷論。皆自取之。詩體雖不新奇。甚能鍊飾。十首已上。語意稍同。於落句尤甚。此其短也。然春風吳草綠。古木剡山深。明日滄州路。歸雲不可尋。又沙鷗驚小吏。明月上高枝。又細雨濕衣看不見。閒花落地聽無聲。截長補短。

蓋玉徽之類歟。又得罪風霜苦。全生天地仁。傷而不怨。亦足以發揮風雅矣。

雲溪友議。劉長卿郎中。因人謂前有沈宋王杜。後有錢郎劉李。乃曰李嘉祐郎士元。焉得與予齊稱耶。每題詩不言其姓。但言長卿而已。

顧況字逋翁。蘇州人。性詼諧。雖王公貴人。與之交者。必戲侮之。其贈柳宜城辭句。率多戲劇。文體皆此類也。皇甫湜序其集序曰。偏於逸歌長句。駿發踔厲。往往若穿天心。出月脅。意外驚人語。非常人所能爲。甚快意也。

釋皎然名晝。姓謝氏。長城人。靈運十世孫。居杼山。文章雋麗。顏真卿韋應物並重之。與之酬倡。貞元中。敕寫其文入秘閣。因話錄。吳興僧晝。字皎然。工律詩。嘗謁韋蘇州。恐詩體不合。乃於舟中杼思。作古體十數篇爲贄。韋公全不稱賞。晝極失望。明日寫其舊製獻之。韋公吟諷大加歎咏。因語晝云。師幾失聲名。何不但以所工見投。而猥希老夫之意。人各有所得。非卒能致。晝大伏其鑒別之精。

李嘉祐字從一。趙州人。大歷中爲兗州刺史。與劉長卿冷朝陽嚴維諸人友善。爲詩體麗婉。有齊梁風。高仲武云。李嘉祐振藻天朝。大收芳譽。中興高流也。與錢郎別爲一體。往往涉於齊梁。綺美婉麗。蓋吳均何遜之敵也。至於野渡花爭發。春塘水亂流。朝露晴作雨。濕氣晚生寒。文華之冠冕也。又禪心起忍辱。梵語問多羅。設使許詢更生。孫綽復出。窮思極筆。未到此

境。

秦系字公緒。會稽人。天寶末避亂剡溪。建中初客泉州南安。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。請就加校書郎。與劉長卿善。以詩相贈答。權德輿曰。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。系用偏師攻之。雖老益壯。其後東度秣陵。年八十餘卒。南安人思之。爲立于亭。號其山爲高士峯云。

韋劉所善者。顧況皎然。嚴維。秦系。李嘉祐之流。在大歷才子外。別出一體。錢郎劉李齊稱。長卿若有不屑。然李故與劉善。且其詩亦劉之亞。非郎所能匹也。故以錢郎入下節。而獨附從一於此。

擬古

韋應物

辭君遠行邁。飲此長恨端。已謂道里遠。如何中險艱。流水赴大壑。孤雲還暮山。無情尙有歸。行子何獨難。驅車背鄉園。朔風卷行迹。嚴冬霜斷肌。日入不遑息。憂歡容髮變。寒暑人事易。中心君詎知。冰玉徒貞白。黃鳥何關關。幽蘭亦靡靡。此時深閨婦。日照紗窗裏。娟娟雙青娥。微微啟玉齒。自惜桃李年。誤身游俠子。無事久離別。不知今生死。

酒星非所酌。月桂不爲食。虛薄空有名。爲君長歎息。蘭薰雖可懷。芳香與時息。豈如凌霜葉。歲暮蘊顏色。折柔將有贈。延意千里客。草木知賤微。所貴寒不易。

悲歌

顧況

邊城路。今人犁田昔人墓。岸上沙。昔日江水今人家。今人昔人共長歎。四氣相催節廻換。明明皎皎入華池。白雲離

離渡霄漢。我欲升天天隔霄。我欲渡水水無橋。我欲上山山路險。我欲汲井井泉遙。越人翠被今何夕。獨立沙邊江草碧。紫燕西飛欲寄書。白雲何處逢來客。

酬張夏

劉長卿

幾歲依窮海。頽年惜故陰。劍寒空有氣。松老欲無心。翫雲勞相訪。看山正獨吟。孤舟且莫去。前路水雲深。

酬秦系

同上

鶴書猶未至。那出白雲來。舊路經年別。寒潮每日迴。家空歸海燕。人老發江梅。最憶門前柳。閒居手自栽。

山中贈張正則評事

秦系

終年常避喧。師事五千言。流水閑過院。春風與閉門。山茶邀上客。桂實落前軒。莫強教余起。微官不足論。

第二節 大歷十才子

唐書文藝傳。盧綸與吉中孚、韓翃、錢起、司空曙、苗發、崔峒、耿漳、夏侯審、李端、皆能詩。齊名。號大歷十才子。王士禎分甘餘話曰。唐大歷十才子。傳聞不一。江鄰幾所志乃盧綸、錢起、郎士元、司空曙、李益、李端、李嘉祐、皇甫曾、耿漳、苗發、吉中孚共十一人。或又云有夏侯審。按發審詩名不甚著。未可與諸子頡頏。且皇甫兄弟齊名。不應有曾而無冉。又韓翃同時盛名。而亦不之及。皆不可解。按唐書有韓翃而無李益、李嘉祐、皇甫曾、郎士元。宋初去唐未遠。而傳聞不同如此。據嚴滄浪詩話。則冷朝陽亦在十才子中。蓋諸人並是大歷之英。於韋劉以外。又

別爲一派者矣。

盧綸字允言。河中蒲人。大歷初數舉進士不第。元載取其文以進。補閬鄉尉。累遷監察御史。輒稱疾去。建中初爲昭應令。卒。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。文宗尤愛其詩。問宰相綸文章幾何。亦有子否。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。皆擢進士第。在臺閣。帝遣中人悉索家笥。得詩五百篇以聞。容齋隨筆。李益盧綸皆唐大歷十才子之傑。綸於益爲內兄。李益字君虞。姑臧人。大歷四年進士。長於歌詩。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。每一篇成。樂工爭以賂求取之。被聲歌供奉天子。至征人早行等篇。天下皆施之圖繪。王世貞曰。絕句李益爲勝。韓翃次之。

韓翃字君平。南陽人。侯希逸表佐潘青幕府。府罷。十年不出。李勉在宣武復辟之。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。時有兩韓翃。其一爲刺史。宰相請孰與。德宗曰。與詩人韓翃。終中書舍人。錢起。吳興人。天寶中舉進士。與郎士元齊名。時詔曰。前有沈宋。後有錢郎。終考功郎中。郎士元字君胄。中山人。天寶十五載進士。高仲武云。郎士元員外。河嶽英奇。人倫秀異。自家型國。遂擁大名。右丞已後。與錢起爭長。自丞相以下。出使出牧。二公無詩祖錢。時論鄙之。兩公詞體大約欲同。就中郎稍更閒雅。近於康樂。如荒城背流水。還雁入寒林。又去鳥不知倦。遠帆生暮愁。又蕭條夜靜邊風吹。獨倚營門望秋月。可齊衡古人。掩映時輩。又暮蟬不可聽。

落葉豈堪聞。古人謂謝朓工於發端。比之於今。有慚沮矣。

皇甫曾。字孝常。丹陽人。冉母弟也。天寶十二載登進士第。詩名與兄相上下。時比張氏景陽。孟陽云。冉字茂政。大歷初官至右補闕。然冉名尤盛。高仲武稱冉佳句。如果熟任霜封。籬疎從水渡。又裏露收新稼。迎寒著舊廬。又燕知社日。辭巢去。菊爲重陽冒雨開。可以雄視潘張。平揖沈謝。又巫山詩。終篇皆麗。自晉宋齊梁周隋以來。採掇者無數。而補闕獨獲驪珠。使前賢失步。後輩却立。

李端。字正己。趙郡人。大歷五年進士。時郭尙父少子曖。尙代宗女昇平公主。賢明有才思。尤喜詩人。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。每宴集賦詩。公主坐視簾中。詩之美者。賜百縑。曖因拜官。會十子曰。詩先成者賞。時端先獻警句云。薰香荀令偏憐小。傅粉何郎不解愁。主卽以百縑賞之。錢起曰。李校書誠有才。此篇宿構也。願賦一韻正之。請以起姓爲韻。端卽襲箋而獻曰。方塘似鏡草芊芊。初月如鉤未上絃。新開金埒教調馬。舊賜銅山許鑄錢。曖曰。此愈工也。起等始服。子虞仲亦工詩。

此外吉中孚。鄱陽人。官戶部侍郎。司空曙。字文初。廣平人。從韋臯於劍南。終虞部郎中。苗發。晉卿子。終都官員外郎。崔峒。終右補闕。耿漳。右拾遺。夏侯審。侍御史。並見唐書。嚴滄浪詩話。冷朝陽在大歷十子中爲最下。餘如戴叔倫。戎昱。張繼。王建。皆有詩名。亦在大歷間。建尤工。

樂府。

趙執信談龍錄曰。聲病興而詩有町畦。然古今體之分。成於沈宋。開元天寶間。或未之尊也。大歷以還。其途判然。不復相入。由宋迄元。相承無改。勝國士大夫。浸多不知者。不知者多。則知者貴矣。今則悍然不信。其不信也。由不明於分之之時。又見齊梁體與古今體相亂。而不知其別爲一格也。常熟錢木庵良擇推本馮氏。箸唐音審體一書。原委頗具可觀采。頃見阮翁雜著。呼律詩爲格詩。是猶歐陽公以八分爲隸也。

省試湘靈鼓瑟

錢起

善鼓雲和瑟。常聞帝子靈。馮夷空自舞。楚客不堪聽。苦調淒金石。清音入杳冥。蒼梧來怨慕。白芷動芳馨。流水傳簫瑟。悲風過洞庭。曲終人不見。江上數峯青。

江南曲

李益

長樂花枝雨點消。江城日暮好相邀。春樓不閉葳蕤鎖。綠水回通宛轉橋。

寒食

韓翃

春城無處不飛花。寒食東風御柳斜。日暮漢宮傳蠟燭。輕煙散入五侯家。

楓橋夜泊

張繼

月落烏啼霜滿天。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。夜半鐘聲到客船。

長安春望

盧綸

東風吹雨過青山。却望千門草色閑。家在夢中何日到。春生江上幾人還。川原繚繞浮雲外。宮闕參差落照間。誰念爲儒逢世難。獨將衰鬢客秦關。

第六章 韓柳古文派

第一節 韓柳古文之淵源

漢魏以下。爲文競尙縟綺。至於齊梁之間。而浮靡成風矣。惟北朝稍重氣質。蘇綽之徒。志欲復古而力不逮。唐興。陳伯玉始以經典之體格爲文。同時有盧藏用。富嘉謨之流。和之。然其勢未盛。自是以後。文士猶沿六朝之習。經開元天寶。詩格浸浸變矣。於是蕭穎士。李華。賈至等。始奮起崇尚古文。元結獨孤及梁肅諸人。相與爲之左右。及乎韓柳繼起。而後古文之體大行。爲後世所宗。晁公武讀書志引唐實錄。謂韓愈學獨孤及之文。此必有所據矣。北夢瑣言。葆光子曰。唐代韓愈。柳宗元。洎李翱。李觀。皇甫湜。數君子之文。凌轢荀孟。糠粃顏謝。其所宗仰者。惟梁補闕一人而已。乃諸人之龜鑑。而梁之聲采寂寂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。是知俗塵喧喧者。宜鑑其濫吹也。

舊唐書韓愈傳曰。大歷貞元之間。文字多尙古學。效揚雄。董仲舒之述作。而獨孤及。梁肅最稱淵奧。儒林推重。愈從其徒游。銳意鑽仰。欲自振於一代。洎舉進士。投文於公卿間。故相鄭

餘慶頗爲之延譽。由是知名於時。

獨孤及字至之。河南人。梁肅字敬之。一字寬中。陸澤人。獨孤及嘗受知於李華。而梁肅又師事及。韓愈少時。嘗爲肅穎士子存所知。又從獨孤及梁肅之門人游。李華宗子翰。亦能爲古文。愈每稱之。李觀亦華族子。與愈同舉進士。相友善。故韓愈文章。實遠承蕭李之緒。不可誣云。

獨孤及梁肅在當時並有重名。今錄李舟崔恭所作二家集序於後。

獨孤常州集序

李舟

傳曰。物生而後有象。象而後有滋。滋而後有數。數成而文見矣。始自天地。終於草木。不能無文也。而況於人乎。且夫日月星辰。天之文也。邱陵川瀆。地之文也。羽毛彪炳。鳥獸之文也。華葉彩錯。草木之文也。天無文四時不行矣。地無文九州不別矣。鳥獸草木之無文。則混然而無名。而人不能用之矣。人無文則禮無以辨其數。樂無以成其章。有國者無以行其刑政。立言者無以存其勸誡。文之時用大矣哉。在人賢者得其大者。禮樂刑政勸誡是也。不肖者得其細者。或附會小說以立異端。或雕斲成言以裨對句。或志近物而玩童心。或順庸氣似諧俚耳。其甚者則矯誣盛德。污衊風教。爲蟲爲蠹。爲妖爲孽。噫。文之弊有至是者。可無痛乎。天后朝廣漠陳子昂。獨泝積波。以趣清源。自茲作者。稍稍而出。先大夫嘗因講文謂小子曰。吾友蘭陵蕭茂挺。趙郡李遐叔。長樂賈幼幾。洎所知河南獨孤至之。皆憲章六藝。能探古人述作之旨。賈爲元宗巡蜀分命之詔。歷歷如西漢時文。若使三賢繼司王言。或載史筆。則典謨訓誥。

誓命之書。可彷彿於將來矣。嗚呼三公皆不處此地。而運塞多故。惟獨孤至常州刺史。享年亦促。豈天之未欲振斯文耶。小子所不能知也已矣。常州諱及有遺文三百篇。安定梁肅編爲上下帙。分二十卷。作爲後序。常州愛士。而肅最爲所重。討論居多。故其爲文之意。肅能言之。比葬博陵。崔貽孫又爲神道碑。悉載行事。而痛其不登論道之位。崔公剛而好直。其詞不黨。君子謂之知言。昔班孟堅美漢得人之盛曰。文章則司馬遷相如。又曰。劉向王褒。以文章顯。是則四君子者。有漢之文雄歟。然而遷無鄉曲之譽。虧大雅明哲保身之美。相如薄於貞操。有滌器受金之累。向無威儀遺文以繆。而身幾不免。褒多爲歌頌。當時議者以爲淫靡不急。其他無聞焉。大較詞人多陷輕躁。否則懷狹迂僻。於事放弛。其能蹈履中道。可爲物主者寡矣。孰與常州發論措詞。皆王霸大略。孝悌之至。達於神明。善與人交。久而敬之。當官正色。不畏強禦。加之以仁惠愛物。吏民敬畏。而文又如是乎。其餘則二君既言之矣。今竄錄崔氏之作。經於篇末云爾。

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

崔恭

敍曰。皇甫士安志好閒放。不榮軒冕。導情適志。作高士傳。贊記遺韻。風猷尙在。而公早從釋氏義理。生知結意爲文。志在於此。言談語笑。常所切劘。心在一乘。故敍釋氏。最爲精博。與皇甫士安之所素尙。亦相放焉。則今天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。樞衣捧席。與余同焉。故能知其景行。收其製作。編成二十軸。以爲儒林之綱紀云。若夫明是非。探得失。乃作西伯。稱王議。宗道德。美功成。作礪溪銘。四皓贊。釣臺碑。圮橋碑。絜當世。激清風。作先賢贊。獨孤常州集序。觀講論語序。美藝文善章句。作李補闕集序。隱士李君遺文序。備教化。彰諷詠。作中書侍郎贈太子太傅李公集序。開

國公包君集序。總名實。樹遺風。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。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崔公神道碑。惡戎醜。思康濟。作兵箴。敍宗系。思祖德。作述初賦。病流濫。悅故居。作過舊園賦。明大道。宗有德。作受命寶賦。其餘言志導情。記會敘別。總存諸集錄。歸根復命。一以貫之。作心印銘。住一乘。明法體。作三如來畫贊。知法要。識權實。作天台山禪林寺碑。達教源。周境智。作荆溪大師碑。大教之所由。佛日之未忘。蓋盡於此矣。若以神道設教。化源旁濟。作泗洲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。言僧事。齊律儀。作過海和尚碑銘。幽公碑銘。釋氏制作。無以抗敵。大法將滅。人鮮知之。唱和之者或寡矣。故公之文章。粹美深遠。無人能到。此事可以俟於知音。不可與薄俗者同世而論也。余之仰止。未盡其善。蓋釋氏之鼓吹。歟。諸佛之影響歟。余所不者。道其窮歟。常懷不言之數。杳冥之恨爾。後之人識達希夷。意通響象。知我之言之不作耳。若以敍人倫。正褒貶。則人皆知之。非獨情至而稱其製作也。大約公之習尚敦古風。閱傳記。經經然以此導引於人。以爲其常。米鹽細碎。未嘗挂口。故鮮通人事。亦賢者之一病也。夫子所謂君子多乎哉。不多也。故無適時之用。任使之勤。余故以皇甫士安比之。若管夷吾諸葛亮。留心濟世。自謂棟梁。則非公之所尚也。所謂善古而不善今。知賢而不知俗。故論贊碑頌。能言賢者之事。不能言小人之稱。享年若干。以某年月日終於長安某里。朝廷尙德。故以公爲太子侍讀。國尙實錄。故以公爲史館修撰。發詔令。敷王猷。故以公爲翰林學士。三職齊署。則公之處朝廷。不爲不達矣。年過四十。士林歸崇。比夫顏子黃叔度。不爲不壽矣。其碌碌者老於郎署。白首人世。又何補哉。於達者不可以天壽之歎。而病於促數焉。公遺孤歿後而生。今已成立。則友朋之知臧孫之後。存於此也。

韓愈早年尤與李觀相善。其集中贈詩。推許甚至。觀卒年僅二十九。愈爲墓志。此後愈獨與

柳宗元齊名。陸希聲李觀文集序曰。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。天下翕然興於文。文之尤高者李元賓。觀韓退之愈。始元賓舉進士。其文稱居退之之右。及元賓死。退之之文日益高。今之言文章。元賓反出退之之下。論者以元賓早世。其文未極。退之窮老不休。故能卒擅其名。予以爲不然。要之所得不同。不可以相上下者。文以理爲本。而辭質在所尙。元賓尙於辭。故辭勝其理。退之尙於質。故理勝其辭。退之雖窮老不休。終不能爲元賓之辭。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。亦不能及退之之質。此所以不相見也。夫文興於唐虞。而隆於周漢。自明帝後。文體淩弱。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。嫣然華媚。無復筋骨。唐興猶襲隋故態。至天后朝。陳伯玉始復古制。當世高之。雖博雅典實。猶未能全去諧靡。至退之乃大革流弊。落落有老成之風。而元賓則不古不今。卓然自作一體。激揚發越。若絲竹中有金石聲。每篇得意處。如健馬在御。蹀蹀不能止。其所長如此。得不謂之雄文哉。先是李翱亦稱觀文章不遠於揚子雲云。

第二節 韓愈柳宗元

唐書韓愈字退之。鄧州南陽人。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。封安定王。父仲卿爲武昌令。有美政。周集序曰。韓侍郎愈。李校書觀。洎君並數百歲傑出。此外與柳子厚善者。劉禹錫呂溫亦爲文有古制。大抵諸人皆承蕭李之緒。雖其平日講貫之詳。不可悉聞。而淵源猶可考見云。

既去。縣人刻石頌德。終秘書郎。愈生三歲而孤。隨伯兄會。貶官嶺表。會卒。嫂鄭鞠之。愈自知讀書。日記數千百言。比長。盡能通六經百家學。擢進士第。後官至吏部侍郎。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。作者不世出。故愈深探本元。卓然樹立。成一家言。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。皆奧衍閎深。與孟軻揚雄相表裏。而佐佑六經云。至它文造端置辭。要爲不襲蹈前人者。然惟愈爲之沛然有餘。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。從而效之。遽不及遠甚。從愈遊者若孟郊張籍。亦皆自名於時。

容齋隨筆曰。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。皆稱誦韓公之文。各極其勢。劉之語云。高山無窮。太華削成。人文無窮。夫子挺生。鸞鳳一鳴。螭蟠草音。手持文柄。高視寰海。權衡低昂。瞻我所在。三十餘年。聲名塞天。習之云。建武以還。文卑質喪。氣萎體敗。剝剝不讓。撥去其華。得其本根。包劉越嬴。並武同殷。六經之風。絕而復新。學者有歸。大變於文。又云。公每以爲自揚雄之後。作者不出。其所爲文。未嘗效前人之言。而固與之並。後進之士。有志於古文者。莫不視以爲法。皇甫云。先生之作。無圓無方。主是歸工。扶經之心。執聖之權。尙友作者。跂邪觝異。以扶孔子。存皇之極。茹古涵今。有無端涯。鯨鏗春麗。驚耀天下。栗蜜窈眇。章安句適。精能之至。鬼入神出。姬氏以來。一人而已。又云。屬文意語天出。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。焯焯烈烈爲唐之章。又云。如長江秋注。千里一道。然施於灌漑。或爽於用。此論似不爲知公者。漢之語云。詭

然而蛟龍翔。蔚然而虎鳳躍。鏘然而韶鈞鳴。日光玉潔。周性孔思。千態萬貌。卒澤於道德仁義。炳如也。是四人者。所以推高韓公。可謂盡矣。及陳坡之碑一出。而後衆說盡廢。其略云。匹夫而爲百世師。一言而爲天下法。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。關盛衰之運。自東漢以來。道喪文弊。歷唐貞觀開元而不能救。獨公談笑而麾之。天下靡然從公。復歸於正。文起八代之衰。道濟天下之溺。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。騎龍白雲之詩。蹈厲發越。直到雅頌。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。大哉言乎。

丹鉛總錄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云。韓退之作原道。則崔豹答牛亨書作諱辨。則張詠論舊名作毛穎。則袁淑大蘭王九錫作送窮文。則揚子雲逐貧賦。

冷齋夜話曰。沈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澤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。存中曰。退之詩押韻之文耳。雖健美富瞻。然終不是詩。吉甫曰。詩正當如是。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。正仲是存中。公澤是吉甫。於是四人者相交久不決。公澤正色謂正仲曰。君子羣而不黨。公獨黨存中。正仲怒曰。我所見如此。偶因存中。便謂之黨。則君非黨吉甫乎。一坐大笑。予嘗熟味退之詩。真出自然。其用事深密。高出老杜上。如符讀書城南詩。少長聚嬉戲。不殊同隊魚。又腦脂蓋眼臥壯士。大招挂壁何由彎。皆自然也。襄陽魏泰曰。韓退之詩曰。剝苔弔斑林。角黍餌沉塚。竹非黑點之斑也。楚竹初生蘚封之。土人斫之浸水中。洗去蘚。故蘚痕成紫暈耳。

歲寒堂詩話。蘇黃門子由有云。唐人詩當推韓杜。韓詩豪。杜詩雄。則杜詩之雄。可以兼韓之豪也。此論得之。

石鼓歌

韓愈

張生手持石鼓文。勸我試作石鼓歌。少陵無人謫仙死。才薄將奈石鼓何。周網陵遲四海沸。宣王憤起揮天戈。大開明堂受朝賀。諸侯劍佩鳴相磨。蒐於岐陽騁雄俊。萬里禽獸皆遮羅。鐫功勒成告萬世。鑿石作鼓隳嵯峨。從臣才藝咸第一。揀選撰刻留山阿。雨淋日炙野火燎。鬼物守護煩煢訶。公從何處得紙本。毫髮盡備無差訛。辭嚴義密讀難曉。字體不類隸與蝌。年深豈免有缺畫。快劍斫斷生蛟鼉。鸞翔鳳翥衆仙下。珊瑚碧樹交枝柯。金繩鐵索鎖紐壯。古鼎躍水龍騰梭。陋儒編詩不收入。二雅褊迫無委蛇。孔子西行不到秦。掎搃星宿遺羲娥。嗟予好古生苦晚。對此涕淚雙滂沱。憶昔初蒙博士徵。其年始改稱元和。故人從軍在右輔。爲我量度掘白科。濯冠沐浴告祭酒。如此之寶存豈多。氈包席裹可立致。十鼓祇載數駱駝。薦諸太廟比部鼎。光價豈止百倍過。聖恩若許留太學。諸生講解得切磋。觀經鴻都尚填咽。坐見舉國來奔波。剗苔剔蘚露節角。安置妥帖平不頗。大廈深簷與蓋覆。經歷久遠期無他。中朝大官老於事。詎肯感激徒娉娶。牧童敲火牛礪角。誰復著手爲摩挲。日銷月鑠就埋沒。六年西顧空吟哦。羲之俗書趁姿媚。數紙尙可博白鵝。繼周八代爭戰罷。無人收拾理則那。方今太平日無事。柄任儒術崇丘軻。安能以此上論列。願借辯口如懸河。石鼓之歌止於此。嗚呼吾意其蹉跎。

邵博聞見後錄。退之石鼓詩。體子美八分歌也。